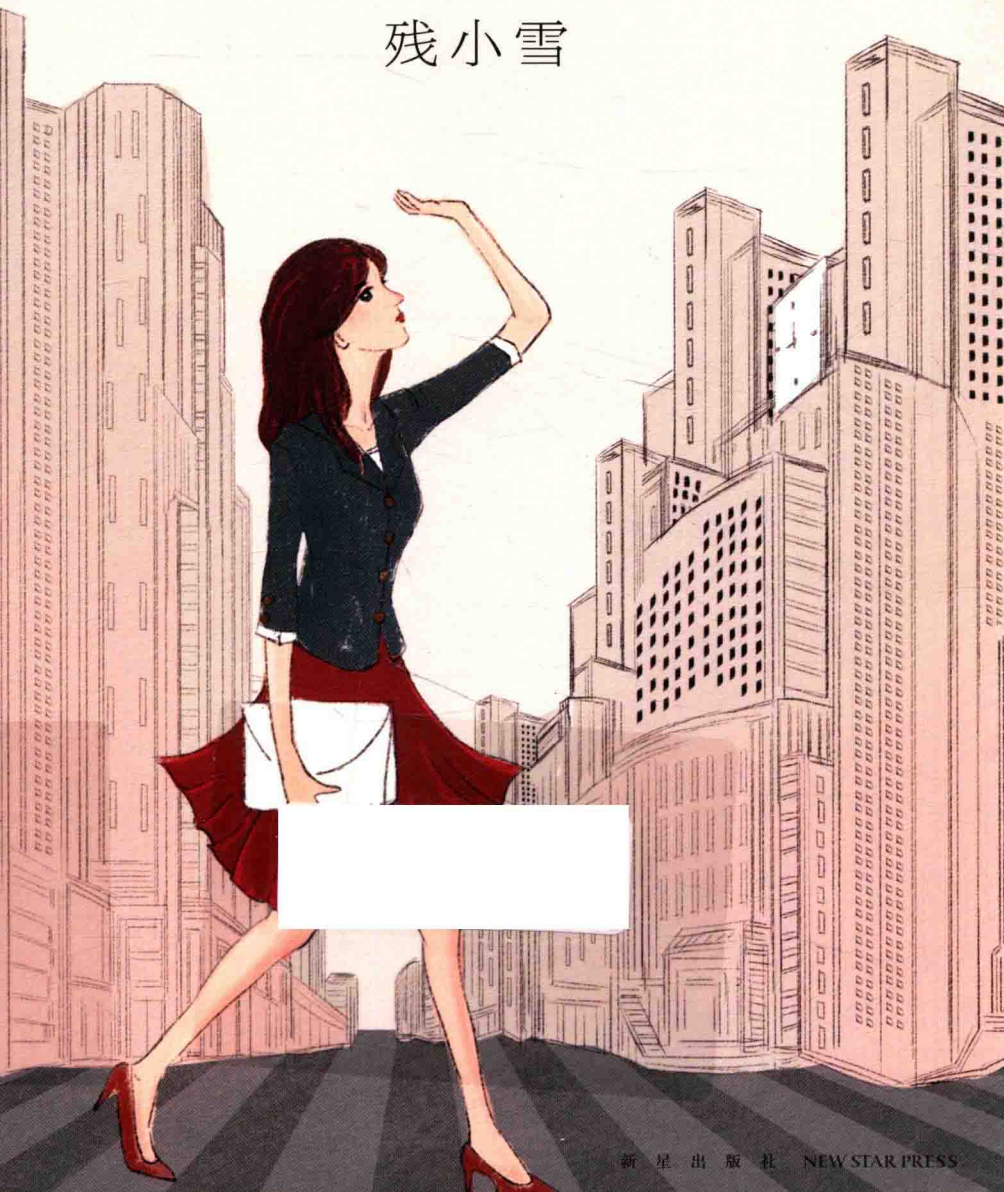


野心博物馆

残小雪



野心博物馆

残小雪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心博物馆 / 残小雪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133-3159-3

I. ①野… II. ①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0673号

野心博物馆

残小雪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翟明明 刘恩凡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责任印制 史广宜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3159-3

定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第一章

Chapter 01

连我自己都没有料到，在与何奇恋爱的一千天纪念日，我送他的礼物是分别。

“你去哪儿了，准备什么时候回来？”

“已经到北京了，不打算回去了。”

二〇〇六年初秋，我从北京站出来，关掉诺基亚手机的小屏幕，张开嘴巴吃进一口新鲜的沙尘，差点以为这里只靠喝西北风就能过日子。

主动来问我要不要去长城一日游的圆脸盘阿姨，浑身都散发着首都的热情，伸手塞给我一张还带着她手心温度的卡片，上面印着两张长城的小照片。

每天北京站吞吐着无数个这样的我，来这里寻找未来时光里源源不断的可能性，那时我并不知道此行路迢水长。火车站外面有许多写着老北京炸酱面或者稻香村点心的巨大招牌，它们在我

的眼前逐渐放大，我仿佛走进了三岁时玩过的玻璃万花筒，眼前的世界都闪着光。

许多人的路就是从这里踏出第一步的，寻人广播和倒卖车票的背景音成了运动会上的发令枪声，此后有人跑得快些，有人慢些，有的最后又回到了这里，也有人从此便散落天涯。

一个星期前，我还在北方的一个小城里，以为真能像爸爸期待的那样，在他托关系让我进去的单位工会里做个文员，上班打卡，对着电脑喝喝茶发发呆，午餐前热一热不锈钢饭盒，和同事聊聊当红的家庭伦理剧，一觉醒来后等着准时下班回家，过上像路人甲一样的范本人生。

那个单位里的女同事一个个像亲生姐妹般烫着小卷发，脸上挂着因为水肿而暗沉的眼袋，甚至连懒散的吞咽茶水的声音都一样厚重迟钝。我作为一个实习生，每天首要的工作任务是给领导们打热水，擦桌子，取报纸。

妈妈千叮咛万嘱咐：“要和同事们处好关系，以后可要和她们一起过几十年呢。”

我听完吓得浑身冒冷汗，这种捆绑关系比婚姻还令人乏味，让人恐惧，要朝夕相处的人，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也许我身边能选择的，只有大学时代的男朋友何奇。

整件事情的起因是隔壁办公桌五十岁的同事阿姨……不，应该是大姐。我在那次短暂的实习后，学会了喊所有年长女性为姐姐，这个称呼没有年龄的上限。

大姐说：“夏涵你都快二十五了，再不结婚就变成剩女了。”

“看您说的，我还没到二十二呢。”

“这不马上过生日了，过了生日加上虚岁，再谈个恋爱适应一下，到了二十五还嫁不出去呢。”

“哎哟，我谈着呢。”

“那还不结婚，别把人家小伙子给耽误了。早点生孩子，父母还可以给你们带。再往后啊，你只能找二婚的男人了。”

我紧盯着她唇边的两撇法令纹和不时露出来的带着长年累积的茶渍的牙齿，那和后面难以入耳的话叠加在一起，幻化成一只手，从背后推了我一把。

那只手推着我清空了抽屉里为数不多的杂物，似乎把它们放进去的时候就料定要走似的。

然后那只手又推着我，敲开了一扇又一扇门。

当天晚上爸爸咆哮着告诉我，那个单位成立以来几乎没有人辞过职，因为我夏涵，让老夏家成了街坊邻居争相打听的红人，我白白浪费了他给我换安稳未来的钱。这让我哑口无言，我只是辞一次职，让一块西瓜都要和我分着吃的爸爸恨上了我，爸爸的发际线什么时候后退了那么多？难道他恨我恨得都变老了，怎么忽然头发都变少了？

他一定是后悔了。小时候吃西瓜，他舀出中间最甜的几块喂我，自己吃外面的一圈，把红色的果肉用勺子刮得干干净净，最后还把剩在半个西瓜壳里的甜蜜的汁水，留给这个长大后会让自已节俭多年的储蓄落得一场空的女儿。

那天下午我兴冲冲填了辞职报告，站在领导的桌前要求立刻

离职。我不是害怕要和那样的大姐共度未来的几十年，也不是怕二十五岁了还嫁不出去。我怕我马上就要走进那个模子，在一天天的荒废中把自己揉成一个面团，变成所有人都接受、所有人也都会视而不见的模样。

每天早晨的一杯茶不可怕，可怕的是能把往后一辈子的时光都给泡了。

我才刚刚从大学毕业，好不容易要过上自己领薪水，不再跟父母要生活费的日子，成了渴望周末双休不再有寒暑假的大人，怎么就要走进连结婚生孩子都得赶时间打卡的生活？

爸爸一拍桌子。“你以为你出去能干什么？翅膀硬了就不听我们的话了？”

“出去喝西北风也好，那是我自己选的。”

“桌子上的烟你给领导带去，我跟你一起去赔礼道歉，可能还有挽回的余地。”

“我才不去。”

“你别觉得自己有点小聪明就了不起了，出了家门你什么也不是。年纪轻轻的没轻没重，都让我和你妈给惯坏了。”

“别以为我一辈子都会听你们的，就让我去北京，混个什么都不是吧！”

我拎着箱子重重摔上门出去，声音大得自己都吓了一跳。后来妈妈告诉我，关门声把墙上的全家福震到地上，相框都摔碎了。

我带着比膝盖高出一个拳头的红行李箱离开了家。手里的火车票，目的地是北京。

对于北京的认知来自大学的辅导员梅梅老师，她是个临时来工作一年的姐姐，教我们广告专业课，比我年长三四岁，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北京大姐，身材纤瘦却不柔弱，远远地就能感觉到她小身板里那股勇猛劲儿。听说她在学校修楼的工地上遇到过性骚扰，直接把那人的肋骨打折了三根。我常和何奇说起对梅梅老师的羡慕，她穿牛仔裤都是最兴的喇叭口样子，还跟我讲过她通宵举着啤酒瓶听小酒吧的摇滚演出，说北京广告公司里的人每天下了班都要去派对，和电影里一样。她的眉毛纹得细细长长，笑起来美极了。也许在相识之初，梅梅老师就在我心中埋下了关于北京的种子，她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里都写着自由和自我。

何奇对我渴望的自由和自我嗤之以鼻，他觉得那是小女孩拍拍脑袋冒出来的幼稚想法，跟我平时看中买回家玩几天的玩偶一样，没过多久就丢在角落里蒙尘。他想让我做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好。

可我已经做了二十一年的普通人，只能先说一声再见了。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太自私，我并不否认。为了自由，我不止做了爸爸的仇人，还白费了何奇三年的陪伴。这下刚好，我似乎也没有了更好的退路。

手里拖着的红行李箱是上大学那年妈妈买的。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她兴高采烈地跟四邻说：“我们家夏涵就在咱们这市里上大学，公交车只坐一小时就到。”

楼上老王家的女儿调剂志愿去了遥远的石河子大学，距离和出国读书没有太多的差别，妈妈第一次觉得我让她扬眉吐气。毕竟在我并不体面的过去，王家的女儿从来都优秀得让我自惭形秽。

连高中早恋被班主任叫家长，我妈都说：“瞧人家老王家，早恋的男朋友都是年级第一，你找的那个成绩不如你吧？英语才考十分，搁在国外就是个文盲啊。”

我的第一站，是电视里天天见的和北京画了等号的天安门广场。那一瞬间我仿佛置身于新闻联播现场，顿时觉得自己比什么老王家老李家的人都好。

站在厚重的被沙尘染成黄色的空气里，我的目光被身边匆匆而过的阿姨们吸引住了。她们都用彩色的纱巾把头包起来，纱巾有红有蓝，还有人用充满野性的斑马纹和豹纹款，比其他的庸脂俗粉时尚了许多。我在起风时只是用手捂住口鼻，与这些高段位的装备比起来相形见绌。

接到何奇的电话之前，我正在暗暗打算，赚到第一笔薪水后，要到西单买一款好看的纱巾，那样我就能跟上这里的人的打扮了，我想做一个“北京人”。

尽管有这个梦想的人首尾相连，可以环绕北京城无数圈。

2

领大学毕业证的那天，我们都穿着褶子里发了霉的学士服，手里卷着绑红绳的旧挂历，人人一副国家栋梁的模样拍毕业照，我知道这一天以后，自己真的要自由了。从读小学那天就开始期待学生时代的结束，虽然本以为我会从北大或者清华的校园走出来。

我告诉何奇要去北京，他义正词严地教育我说一个人在那边没办法生活，你连东南西北都不分，只能好好在老家待着，因为出生在这个地方，就要在这儿生活一辈子。

当天晚上何奇带我去吃他们寝室的散伙饭，嬉笑怒骂的毕业生都在学校门口的小店里吃火锅喝啤酒。何奇的室友们一口一个大嫂地喊我，说：“你们摆喜酒的时候，记得叫我们做伴郎。”羊肉吃了一盘又一盘，啤酒足足喝了六打。到了结账的时候，除了何奇，另外五个人都趴在桌上睡着了。他拿过我的钱包说：“借我点钱去结账。”

我直接喊服务员过来埋了单，转身对何奇说：“今天这顿我请了，谢谢哥几个喊的嫂子。再见吧，之前你欠我的那些钱，就这么算了吧。”

“你是因为我跟你借钱才要分手？你这是幼稚你知道么？我花的那些钱，还不是给你买东西了。”

“看看你宿舍那几个人，天天吃馒头榨菜，存钱给女朋友买新衣裳。还有你，拿你那点零花钱给我买个蛋糕，第二天就得借钱去网吧。你知道我在步行街上打扮成维尼熊，傻乎乎地发传单，为了挣这点钱流了多少汗？”

“打工挣钱怎么了，你还不是为了买那双高跟鞋，从宿舍穿着走到食堂就把脚崴了。你就是爱慕虚荣，不就是喜欢北京大吗？北京国际化，北京时尚，看不起我们这小地方了？！”

“滚。虚荣总比你在这儿装样子强！”

听说那天我离开后，别人的酒也醒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们

扛走了又灌下一瓶二锅头的何奇。他扶着刚才撒过尿的墙角，把吃的拍黄瓜和羊肉片都吐了出来，还跑调地模仿着张震岳唱《爱我别走》。他唱歌时喜欢故作深情地紧闭着眼皱着眉。

住在他对面的小胖子，以前偷吃过不少我拿给何奇的牛肉干，第二天给我发短信说：“有个事不知道该不该说，何奇本来还想跟你求婚来着，在寝室里准备了半天，把他存了好几年的钱都花了，买了个戒指，钻石虽然是小了点……让我们故意喝醉等着给你惊喜，没承想你要分手，倒给了他惊吓。”

“……吓不死人的。”

“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动？”

“感动是一回事，接不接受是另一回事吧。”

这时我正沐浴在首都的秋日尘埃当中，何奇继续在电话那一头说：“我不放心你自己在北京，买了明天的火车票。”我知道他到底是没他惺惺作态的那么潇洒，因为我也是。离开家上火车前，我从小卖部买了一瓶矿泉水，坐在火车上，想哭就喝一口，才开车十分钟，瓶子就见底了。

我本以为这是个好的开始，会成为小两口共闯北京打造美好未来的佳话，哪怕一起吃焦圈，皱着眉尝豆汁，日子都是甜美的。

我们的小家是在东五环的位置租的隔断间，八百块一个月。户型是个三居，客厅餐厅都给打成隔断，我们住的那房间原本是带有朝北的窗户的客厅，有一张双人床、一个破了洞的简易衣柜和折叠桌，每次走进去都萦绕着一股子寒酸气。

但跟着中介看了五六处房子之后，我口袋里的钱只能负担得起这里的房租。这个隔断至少还有个窗户。没料到从小有宽敞卧室的我，有一天会把生活的要求放在如此之低的水平线上。

我得在这里看见外面的希望，闻到自由的空气，尽管五环外的味道，怎么闻都是四处漫溢的不甘心。

其实在那之前，我曾想过要找三环的高层、四环的板楼，或者五环的小公寓。来自东北的中介大姐用X光一般的眼神从上到下打量我们。“你们这样的小情侣我见多了，兜里没多少钱还充大个儿，北京就这样，预算一千靠里，现在这个还算不错了。往三环里去，那得是上下铺的破单间。还挑三拣四的，这房子你们觉得不好，还有八家等着来看！”

何奇说：“还是您有经验，大姐您住哪儿？”

“我住石景山的村子里。两百五一个月。你们感兴趣？”

“大姐真会开玩笑，我们再想想。”何奇转头又低声跟我说：“大姐来这边上班起码得两个小时……忍忍吧，这儿就算是八百块，也是个破房子，跟家里的两室一厅能比嘛。”

搬进去的那天晚上，我把在手里捏了两天、都破了角的地图贴在墙上。“迟早有一天，我要住在三环的两室一厅里，你瞧这外面黑灯瞎火的，三环里面才算是大都市。”

“你知道出门去地铁站，往东还是往西？”何奇把忽明忽暗的灯泡拧紧，一副男主人的派头，但灯泡还是因为接触不良嗞嗞作响。

“不知道，还没看呢。”

“那就别白日做梦了，玩够了就回家。”

五环到三环明明只有两圈的距离，但此后等我真的走过去才明白，其中的纵横沟壑要剥掉我的几层皮。

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没走上何奇一直引着我过去的退路。就算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北京对于外地人也是宽容的，每个十字路口都有清清爽爽的蓝色指示牌。

3

准备去招聘会之前，我去传媒大学外面的小打印店打简历，老板娘正在摆弄自己新做的卷发。“小姑娘毕业了，要找工作哦？”

“嗯。”

“简历体面一点的才好，那种好一些的纸五毛钱一张，多少人从我这儿拿着简历去五百强找到工作了，数都数不过来。我自己毕业那会儿的简历就很体面，虽然没找到工作，但是我爷爷给了这间小屋做生意。”

“我不去五百强，就想去个广告公司，最便宜的简历多少钱？”

“那个一毛，你自己坐电脑前快点打好，别耽误后面人时间。”

人才市场里热闹得和清早的菜市场一样，我觉得自己就是最廉价的那棵白菜。

工作经验，空白。

曾获奖项，空白。

个人特长，空白。

我捏着简历，收到何奇发来的短信，“亲爱的要加油。”我好

奇他的不慌不忙和坦然自若是哪里来的，至少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的简历也不会比我的好看到哪里去。

也许他知道，身后有个随时可以退回去的两室一厅。而我把自己软塌塌的身体从蜗牛壳子里剥出来了，为了往前跑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我骨子里是个喜欢自由的人，这种根深蒂固的执念从小就能看出来。听妈妈讲，我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临时有事离开教室一会儿，把门锁住让我们留在那儿。半小时后老师回来的时候，我却没在座位上，其他小朋友也没有注意到小夏涵扯开门闩去了哪里。用了一整个下午，老师们在幼儿园的小树林背面找到了乐呵呵坐着，又安静又自在的我。但在发现我小小的背影之前，新来的老师险些以为这份刚到手的工作要因为我毁于一旦。

为了自由，我得带着空白的简历放手一搏。排队交简历时，前面的男生戴粗框眼镜，白衬衫和黑裤子像极了过去的知识分子。他自我介绍时大声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我们学校是学生会主席。”

从小到大，我都以为清华北大的人跟我们长得不一样，一定是一种脑门闪着金光的智慧生物，没想到他们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也会捧着写满荣誉的简历一起挤在这里排队找工作。

我想转身走了，以前读书时的惯例不都是如此，任何需要竞争的好机会，都会留给这些品学兼优不早恋不作弊不说脏话吃饭不剩大米的好学生。我从来没当过那样的人，普通得连三好学生的榜单都没有上过，成绩既不是前十名也不是后十名，小学入学

后，我的名字是班主任最后一个才记住的。

我心里有个声音说：“夏涵，这事跟你没关系了，你怎么比得上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我转过身，跟自己说还是走吧。

但身子不甘心地僵硬着，它舍不得走，用缓慢的姿态苦苦哀求着我。

最后我站住了脚，像是倒带一样把身体扳正。刚才那一瞬间，我用余光瞥见了自己已经封闭的退路。我得去那家广告公司，就算履历空白，那至少是对口的专业。对口才是入口，是我走向下一个目的地的大门。

此刻的我，指望不上什么三顾茅庐的猎头，也不想一辈子住在五环边上的隔断房。今天早晨出门前排队上厕所的场景，让我每每回忆起来就小腹疼痛。三三两两披头散发的男女穿着各色睡衣，没精打采地排在唯一的洗手间门口，一打哈欠，整个过道里都是压缩了一晚上的口气的味道。

于是我又恭恭敬敬地把自己那一页廉价的简历交了上去，和HR刚放下的北大学子一本精致的小册子比起来，就像考试时的一道附加题，我只写了个“解”字，而人家洋洋洒洒写了六种计算方法。

HR的脸冷得像个机器人。“你专业对口没用的，我们这里，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北大的，还有不少美国学新闻的，见得多了，你的履历哪儿比别人好？”

她说话的时候，我在心里给自己打了个分，没考研究生减十分，小地方的学校减十分，没出国留学减十分，工作经验空白减十分。

这个算式怎么组合，等号右边出现的字眼可能都是“滚蛋”。

“我觉得哪儿也不如别人，对不起。”我匆忙说完，要从HR手里抽回简历，因为着急一下子撕成了两半。我低着头说抱歉，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下个月交不出房租被中介大姐赶出门的样子。何奇一定会顺势给我浇上一盆冷水，还是冰镇的。

随后我站在另一家叫莫玛的广告公司的招聘摊位外面，盯着一个又一个带着耀眼履历的人来坐下，和HR谈几句，再离开，麻木的脸上看不出悲喜。

人都走完了，桌子对面一个含义颇为复杂的眼神落在我身上。她老早就发觉我在一边围观，尽管我已经努力装出一副不经意的姿态。那眼神在我身上放大，散开，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捕捉到：我是头一回来这种地方的人。

任何地方的新手都容易被人一眼发现。

这位眼神意味深长的姐姐胸前挂着工牌，上面用小小的字印着她的名字“顾若熙”。她看了一眼我用两张纸片拼起来的空荡荡的简历，问：

“你怎么拿破简历来求职？”

“刚才……在别的地方不小心撕坏了。”

“哦？是不是觉得不自信，又紧张，慌里慌张地把简历往回拿，觉得自己比不过别人？”

我点点头。她继续说：“你知道吗，做我们这行的，自己拿出手的東西，你就得相信它是最好的，哪怕是白卷。”

“可现在我自己就是张白卷。”